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独幕话剧选

1919—1949

第三卷

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 (三)

Zhongguo Xiandai Dumu Huaju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7,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3}{4}$ 插页 2

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30

ISBN 7-02-001273-6/I·1172 定价 6.10元

第三卷

目次

佚名	
父与子.....	1
韩进	
谁的世界.....	21
戈丽(李伯钊)	
一起抗日去.....	28
石灵	
卖牛.....	35
李健吾	
另外一群.....	48
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	66
夏衍	
都会的一角.....	91
相似.....	105
于伶	
太平年.....	118
回声.....	141
集体创作 尤兢(于伶)执笔	

汉奸的子孙	156
陈明中	
星火	185
旅 冈	
礼物	203
舒群 罗烽	
过关	214
王 林	
火山口上	234
崔 嵬	
张家店	269
凌 鹤	
荒漠笳声	288
集体改编	
放下你的鞭子	306
吕复 舒强 何茵 王逸	
三江好	317
集体改编 洪深 徐萱执笔	
死里求生(最后一计)	332
夏 蔡	
改良拾黄金	346
章 泯	
钢表	352
期望	382
洗 群	
反正	403

父 与 子^{*}

佚 名

时 间

一九三〇年。

地 点

中国某中心城市——C城。

人 物

王老五(年五十余岁,陆军监狱看守)

周 氏(王老五之妻,四十多岁)

王振青(王老五之子,年二十余岁。C城工人领袖之一)

王英姑(王老五之女,年十九岁)

任奇林(年二十岁,纱厂工人,英姑之爱人,C城工人领袖之一)

刘必达(四十余岁,貌丑陋,惩共法院委员)

政治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士兵数人。

布 景

C陆军监狱外之看守室,陈设简陋,中置食桌,一旁置椅凳,壁

* 本剧和《谁的世界》、《一起抗日去》,产生于三十年代前期苏区的戏剧运动,当时只出过油印本。

悬皮鞭、镣铐、枷锁等刑具。室之左后方为看守之寝室，有门可通。室之右后方为监狱之铁窗，铁窗时常可以隐约望见通过黧黑的犯人面目。

剧 情

C 城陆军监狱之看守王老五，年五十余岁，服务公门，历有年数，为人刻毒，思想顽固，非常仇视革命，其平常对待狱中之犯人（特别是政治犯）极其苛刻。有妻一，子一，女一。子名振青，年二十余岁，在电灯公司作工。大革命时代，受工潮影响，思想甚有进步，故不满意其父之所为。在狂风暴雨之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局日趋反动，清党反共普遍全国，各地革命青年之遭屠杀被逐者，比比皆是，振青即在此时忽然失踪，其家庭遍觅不得。

自振青失踪之后，举家不安，王妻周氏，念子情切，时常求神问卜，并劝王老五改业，以求神佑全家之团聚。王老五不但不从，反因此时常迁怒于狱中犯人，对犯人之毒打恶骂，较前尤甚，以至王老五夫妻之间，时有齟齬。

王老五之女英姑，十九岁，美而聪慧，曾在第一纱厂作工，自乃兄失踪之后，王老五夫妇宠之弥切，即令居家不出，这时“惩共法院委员”刘必达，贪英姑之美，馋涎欲滴，即以重资贿王老五，欲纳英姑为小星，王老五重其财，并欲从此攀缘法院，以图升进，诺之。但英姑执意不从，经久未果。先时英姑在纱厂时，曾恋一工人领袖任奇林，因辍工回家，与之逐渐疏远，惟是藕断丝连，前情犹在，不久任奇林因罢工被捕，判决一年徒刑，发禁于陆军监狱，于是英姑奇林得以重逢，但地因铁窗之隔，处境各殊，两情之苦，似不容说，一晚，英姑乘间与奇林秘密幽会倾谈，奇林痛斥现在社会之罪恶，英姑亦吐现时处境之苦，遂相约出狱后偕逃，并决定以迟嫁为缓兵之计，以抵制刘必达之逼娶。

这时 C 城工人斗争复起，白色恐怖亦日益严重，革命领袖共产党被捕下狱者，日以十数计，以致陆军监狱有人满之患。一日由惩共法

院送来政治犯一批，王老五之子王振青亦在其中。原来振青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即潜伏在 C 城铁路工人之中，更名李国凡，进行秘密活动，并曾多次发动罢工运动，而成为 C 城铁路工人群众之领袖，但外人均不知其为王老五之子也。王老五既喜振青之重逢，又忧惧振青之遭祸，遂劝振青向法院自首，破获共产党机关和工会机关，以求出路。振青是一个坚强的工人领袖，坚决拒绝了王老五的规劝，宁愿拼死牺牲个人，不愿自首背叛工人阶级，这时振青之母，亦附和王老五从旁力劝，惟英姑不以为然，默言不语。

振青在狱中又发动了许多同志，遂相与计议越狱图逃，并说通英姑，英姑初时以父亲为重，犹豫不决。过后，卒以为着营救哥哥和爱人的原故，遂完全接受振青之主张，乘父醉之一晚，私偷锁匙开放狱政治犯，相与偕逃。次晨王老五醒，呼英姑不应，起视狱门大开，犯人逃走一空，始知自己为儿女们所弃，遂开枪自杀。

第 一 场

登场人物

王老五、周氏。

〔幕启：周氏拿着香烛陈设完了，就跪在地上磕头，口里喃喃祷祝，王老五从外面进来。〕

王老五 （很不耐烦对周说）你在这里干这玩意，无故的买着这些东西来烧，你要知道我的钱来得很不容易，不能让你这样白花。（以目怒视周氏）

周氏 我何尝将你的钱白花了，就是买这一点香烛敬神，也是为的儿子。若天可怜见察，鉴我们的一片诚心，保佑儿子早日

回来，或者找得他的落处，使我们终身有靠，那又多么的好，要是儿子不回来，你聚得几文钱又有什么趣味。

王老五（垂头忽作忧思貌，反身坐在椅上）唉！我想你这样跪拜，未必能够拜得儿子回来。

周氏（与老五对面坐下）菩萨到处都是有灵验的，不过儿子失掉这么久，尚没有回来，大约是我们少积阴德的原故。我想你的这公事饭，天天将人脚镣手铐关起来，不然就是皮鞭子一阵乱抽，这都是有损阴德的事，菩萨埋怨我们，将儿子隐藏下来，使我们不知道下落，俗语说：“人在公门正好修。”我劝你以后对待犯人不要随便打骂，或者从此改业做善事才好。

王老五（忽不耐烦）这是什么话，（用手指铁窗内）他们是一班犯了王法的浑蛋，怕不是老子手下的饭菜吗？偏偏失掉了儿子就引证到这里来了，我原要把儿子带到我面前吃公事饭，你一定要送到电灯厂里去做工，你想年青的人和着这一帮子不三不四的人，今天唱罢工，明天也唱罢工，生生的把儿子给他们带坏，以致失掉几年，你敢怪我吃公事饭吗？（愤怒不息）

〔英姑闻父发怒，手拿针黹物件由寝室出来。〕

王英姑 你老人家不要生气，爸爸心里有儿子，我陪母亲到外面散一散步。

〔手拉周氏下，王老五不下场。〕

第 二 场

登场人物

王老五、囚徒。

〔王老五余怒未息，忽闻监内里唱起来。

监内众犯（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满腔的热血……

王老五（更发怒）你们这班坏蛋的共产，平日在外面无法无天，难道到了老子这里面，还敢放肆吗？（监内歌声和呼声仍然不停，王老五怒极，取壁上皮鞭，开锁推门进牢内，将囚犯乱打）死强盗……

犯甲 强盗？哈哈……

王老五（大怒，将犯甲推出监门外，因脚被镣紧，直扑跌地。老五用皮鞭乱抽）你敢抵触老爷吗？打你不死……

〔周氏率英姑回，见状劝王停手。

王老五 呵！我管辖犯人也要你们干涉吗？难怪失掉儿子，一切都推在这上面了，我今天倒要将这些东西打死，不然就是几个土馒头给他升天，看你又怎样！（更加一阵毒打。铁窗内的囚犯望着都愤怒，最后由英姑夺去王老五的皮鞭，甲囚回监内）（王老五锁监门）今天收拾这些东西倒累了老爷的通身汗，且到澡室去舒畅。（出外）

〔周氏入寝室，英姑不下场。

第 三 场

登场人物

王老五、英姑、刘必达。

〔英姑在场上挂皮鞭，整理椅凳，刘必达自外入。〕

刘必达 （见英姑只一人在家，表示无限的慰快）你家里的人哪里去了？

王英姑 （低头站椅后，不动）不在家。

刘必达 你知道我是谁呢？我就是惩共法院的委员。这牢里的囚犯生死斩杀，通通掌在我手里，就是你父亲也要归我管辖，将来要升要降，都是由我，我现在要提拔他啦！

〔英姑仍然不动，必达引不上话头，很无趣味。〕

刘必达 （眼睛望着英姑身上）你为什么穿着粗大布的衣，这又不是纱厂里做工，象你这漂亮美貌的人儿，应该要配上很艳色绸缎的衣服，才不辜负呢！

王英姑 没有钱。

刘必达 那倒不成问题，只要你许配了我，莫说是穿吃，就是……（言时走近英姑身旁，动手动脚，显出多少丑态，英姑左右规避，王老五由外入，英姑趋入寝室）

王老五 呵哟！委员老爷驾临，小的委实不知道，没有远接得，你老不要见罪。

刘必达 这倒罢了，我今天是巡监来的，并且要问你昨天的事，你可与家里说好了吗？要是允许了我，马上就提拔

你。……

王老五 委员老爷的恩典，小的一生也不会忘记，你老要小女的话，这只说高攀不起，不过小女生性鄙，有点执意，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反正得由小的主持就是了。

刘必达 （大乐）只要你识趣就是了，我想就在下月老太太的生日，将你的女儿接过去，两重喜事一下做，你说好不好？

王老五 谨遵你老的命。

刘必达 就是这样吧，你在这里也有一点劳绩，现在将你升做管狱员，且候几天下条子，我今天尚要到清乡司令部，不坐了。

（起身，走）

王老五 你老没有带人来，我送你前去。（毕恭毕敬送去）

第 四 场

登场人物

英姑、任奇林。

王英姑 （从寝室出，面现焦急状）这怎么办呢？（忽用目注视铁窗，窗内有一犯——即任奇林亦往外注视，英姑以手示意，奇林即趋监前，英姑持锁匙开门，放出奇林，将门锁上）

任奇林 （身负镣铐，缓行坐椅上）真疲倦极了。

王英姑 （为奇林开镣铐，并用帚拭身尘）唉！竟消瘦到这样儿了，你吃苦，可知道我心里又多么难过呢？（眼红欲泪，拿碗倒茶给任奇林）

任奇林 为着阶级利益与资本家斗争，吃这一点苦也不算什么，

反正拚着身子坐满了这一年牢狱就可出去了，不过弄得你在一旁着急，我心里不是一样难过吗？

〔两情脉脉，各以巾拭泪。〕

任奇林 我们现在精神上虽然受到一些痛苦，但这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谁使我们受这样的痛苦呢？这完全是这个万恶的社会所促成的，你想我们同在纱厂做工的时候，眼见的那些资本家将剥削我们身上的血汗钱尽情的乱花，住洋房，讨姨太太，没有半里路就是汽车，平日在家里呼奴使婢，不畅快的时候，就到工厂里来，见着稍有姿色的女工，就调戏，无产阶级所受资本家的蹂躏，也实够了。幸得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革命似怒潮似的发展，好笑那些资本家，都似乌龟一样，缩起头来，可恨这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将我们工人任意屠杀，你想我们站在阶级立场上，都能忍受了吗？所以我现在虽受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一回事！

王英姑 这倒是不错的，不过我俩的事，必定要弄一个完善的办法，本来我想候着这一年，等你徒刑满期可以完事，如果父母不允许，我们就来个远走高飞，可是现在情况变了！

任奇林 （急促的问）什么？变了？

王英姑 就是那个惩共法院委员狗东西，执意要娶我做小，那知我父亲，为着饭碗，就将我轻易许给他了。今天那刘必达又涎皮嬉脸到这里鬼混了半天，末后，我父亲许定了，婚期就在下月。

任奇林 真有这事吗？

王英姑 谁和你闹玩意吗？我真急得要命，所以趁他们不在家，要你出来商量，你看怎样办才好呢？（似将所有的一切都委托到奇林身上）

任奇林（作沉思状）我深恨这个社会，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有钱，有势力，人们就攀缘，拍他的马屁，老婆子女都可以献给人家。唉！可怜你也是这漩涡中的一个弱小者，深被这形势束缚了，但是现在我尚在牢狱中，没有旁的办法可想，现在你只有在父母跟前说家里没有人照应，不能很急的允许人家的婚，且候寻到哥哥的下落，只有这样推辞下去，你看行不行？

王英姑 且照你的话去做吧！我看到刘必达那东西急煞的样儿，我父亲又是那样的趋奉，恐怕难得办到，反正到紧急的时候，我就是一死……（呜咽啜泣）

任奇林 你这样讲法，也是不妥当的……（外面忽有敲门声，英姑急为奇林上镣铐，开监门送奇林入，再开外门，原乃周氏回来了）（不下场）

第 五 场

登场人物

王老五、周氏、英姑、士兵数名、政治犯十数人、王振青（更名李国凡、政治犯之一）

周氏 你干什么去了，这半天不开门？

王英姑 妈呀！我睡觉了。

周氏 难怪，你们年青的人，真有这样大的瞌睡。

王老五（由外面回来，显得很忙碌，拿头上的帽子做扇拍，未语先将舌头一啐）了不得，这几天要不是破获得早，这 C 城象

我一样年纪的人，恐怕都杀绝了。

周氏
王英姑 （同声急问）什么事？

王老五 你们还不知道吗？就是这 C 城的共党和着铁路一个共党头子，叫做什么李国凡，想谋暴动，你想他们如果成事，我们这帮老的还有命吗？共党不是说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要杀尽吗，天幸我们清乡司令部的侦探有力，就将共党的秘密机关破获了，共捉一百几十人，头子李国凡也捉住了（以手指牢内）将来这里面的号子，都会关进来，我又要多烦忙。

周氏 我知道是什么事！（与英姑同入寝室门）

士兵甲 （吭声高呼）收人呀！

王老五 （连忙趋前从士兵手中收签）辛苦了，喝茶吗？

士兵甲 慢着，我跟你说，这一批人是共党要犯。你留心点。（用手指犯人李国凡）这就是共党头子李国凡。

王老五 （与李国凡相顾，两相错愕）呵！是他呀！（表示不好怎样）

士兵甲 你按签上的名收人就是了，怎么？老公事倒弄得这样慌张呢！

王老五 是……是……（开监门将犯人一一收入，士兵数人下，向寝室呼）你们还不出来呀！

周氏
王英姑 （自内出）什么事？

王老五 儿子回来了！

周氏
王英姑 （惊喜交集的忙问）在哪里？

周氏 苦命的儿呀！你这两年失踪在哪里，累得为娘的日夜想

你，那一天不求神拜佛，祝菩萨保佑你，望你早早回来……

（东张西望的找寻）

王英姑 爹爹，哥哥回来了，到底在哪里？

王老五 在哪里，在牢里关着哩！（以手指牢内表示有怒意）

周氏 你不是疯了吗？儿子既然回来了，为什么关在牢内呢？

王老五 我跟你说吧！你说这翻天覆地的共党的头儿李国凡是谁？原来就是我们儿子王振青的化名，现在他既然犯了弥天大罪，又有什么办法呢？

周氏 不管怎么样，快放出来，我要见见他。

王英姑 （快取锁匙开监门一面细语的说）怎的这牢里专禁我的要紧人？

〔振青由牢门出，周氏一手捉着。〕

周氏 心肝儿呀，娘盼得你好苦，哪一晚不是在梦中会你，那知道醒过来又不见了，急得为娘一阵哭，我为你眼泪不知流下多少。（言时以巾拭泪）

〔王英姑拿衣与鞋为振青洗换，但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振青。〕

王振青 倒累了你老的盼望，可是儿子为着广大劳苦群众利益，倒把狭隘的家庭没有放在心上了。

王老五 蠢才！都认为你在外做正当职业，那知你胆大包天，竟干出这种勾当，杀人放火，无法无天，恨不得……（以拳向振青）要是知你这样回来呢，反而死到外面，不瞧见你，我心里还干净。

王英姑 爹！不要生气，哥的事已到这等地步了，你老要给他设法才好。

王老五 什么法子？看他要死，还是要活！

王振青（自言自语）我倒不在乎什么死活！

周氏 一个好生生的儿子，岂能让他死掉，你说要活该怎么办？

王老五 要活吗？只有赶快自首，将共产党的什么机关和什么工会、农会的住处通通都说出来，报告到惩共法院，一一的破获出来。最好是带着侦察员，将认识的共产党员完全捉来，使这班共匪斩草除根，那才能减轻罪名，救活自己的性命。

王英姑（摇头不语）……

周氏（向振青说）你快照你爹的话做吧！

王振青 你这是什么话！我能这样卑鄙吗？这是出卖阶级！这是背叛革命！我不能这样干！

王老五 你说什么话，我不懂得！

王振青 你不懂，因为我们所走的是两条道路！

王老五 什么两条道路？你是我的儿子。不，你要跟我走。振青！只怪你变得太不象样了。

周氏 真的！好端端的一个后生，居然变成了一个被枷带锁的死囚！唉！我的苦命儿呵！

王振青 爸爸！妈妈！我实在变了，现在的我确实不是从前的我了，以前是这个家庭的孝顺儿子，是这个社会安分守己的顺民。

周氏 能够长久这样就好呵！

王振青（毫不停止的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变了，现在我背叛了家庭，我背叛了这万恶的社会。

王老五 混帐！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王振青 这个是很容易知道的！爸爸！请你平心静气的听我说

几句要说的话。

王老五 好，你说，你说！

王振青 我老早就认识了现在社会的罪恶，现在的社会简直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爸爸！想你还记得三年前，我在电灯公司工作的生活吗？那时每天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每天工资只有三毫，病了不但得不到药吃，并且还要克扣工资，同时在待遇上受尽了工头和厂主们凌辱和打骂，记得有一次，因我一时不小心损坏了机器，被工头打了无数的耳光，结果还要扣我两个月工资。爸爸！你想这种生活，是不是牛马生活。

王老五 噢！（似稍有感动的叹气）这只怪得你的命苦呀！

王振青 什么是命？这都是统治阶级欺骗我们的鬼话，从前也曾相信过这种鬼话，但是不久我就看穿了，现在世界上受苦受难的，岂只我一个，就在我们现在住的城市之中，就有二十万与我一样被剥削的工人，和五万多被剥削失业陷于饥寒交迫的穷汉，讲到乡下的情况更惨，广大的穷苦农民在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重租重利的压榨之下，已更是痛苦到万分。爸爸！你总还听见讲过，光是北方就有三千多万的灾民。这批灾民在陕甘一带，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甚至于易子而食。爸爸！难道这些人都是命苦吗？都是命中注定要饿死冻死吗？

王英姑 不是，不是，这都是军阀混战，国民党苛捐杂税，所赐给他们的。

周氏（目视英姑）莫插嘴，让他说好！

王老五 依你说又是怎样呢？

王振青 这全是统治阶级造出来的罪恶！